

〔美〕詹姆斯·麦克马纳斯 著
石青 译

摊牌

Positively Fifth Street



致命诱惑狂卷奢靡赌城
牌桌激战尽演人间哲学

James McManus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詹姆斯·麦克马纳斯 著
石青 译

摊牌

Positively Fifth Street



致命诱惑狂卷奢靡赌城
牌桌激战尽演人间哲学

James McManus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3835

POSITIVELY FIFTH STREET

James McManus

Copyright © 2003, 2004 by James McManu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据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年版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摊牌 / (美) 麦克马纳斯 著; 石青 译. - 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 - 02 - 005829 - 7

I. 摊… II. ①麦…②石… III. 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139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摊 牌

Tan Poi

[美] 詹姆斯·麦克马纳斯 著

石 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8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 - 02 - 005829 - 7

定价 20.00 元

前言

公元2000年5月,赌城拉斯维加斯。比宁家族创办的、规模最大的第31届世界扑克冠军赛开赛在即。来自世界各地的扑克高手云集在拉斯维加斯的马蹄铁赌场,参赛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12人,汇集的赌资高达512万美元,冠军的奖金不是传统的100万美元,而是150万美元。与此同时,特德·比宁谋杀案也即将在拉斯维加斯开庭审判。两年前世界扑克冠军赛的东道主、马蹄铁赌场的老板特德·比宁离奇死亡,他的同居女友、脱衣舞女桑迪以及桑迪的新男友里克是最主要的嫌疑人,由于杀人的手法超乎寻常,陪审团是否会判处这一对青年男女有罪备受关注。

芝加哥文学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小说家和诗人的詹姆斯·麦克马纳斯被《哈帕氏》杂志(Harper's)派往拉斯维加斯。他的任务是采访在比宁世界扑克冠军赛中女性玩家成长进步的势头,以及密切注意特德·比宁谋杀案的审判。九岁就开始玩扑克,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玩侯得伦(Hold'em)^①扑克牌戏一直都是詹姆斯·麦克马纳斯所热衷的,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比宁世界扑克冠军赛也是詹姆斯·麦克马纳斯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当怀揣着杂志社预付的4,000美元稿费,走进举行冠军赛的马蹄铁赌场时,詹姆斯焉能不借此机会奋力一搏。

于是公私兼顾,本书的作者詹姆斯·麦克马纳斯押上了兜里全

① Hold'em是起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设赌注上限和不设赌注上限的扑克牌戏。

部的4,000美元,先参加外围赛的角逐,赢得了1万美元,再用这1万美元交付冠军赛的参赛费,取得了参加冠军赛的一个席位,在随后的冠军赛中他一路过关斩将,这期间险象环生,叫人毛骨悚然,但是他终于打进了决赛局,取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并且赢得了247,860美元的奖金。在比宁世界扑克冠军赛30年的历史中,詹姆斯·麦克马纳斯是闯入决赛局的惟一一位作家,这一段特殊的亲身经历催生了《摊牌》。

作者通过《摊牌》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不甚熟悉的领域——扑克牌戏的世界。用扑克赌博自古以来给人的印象是粗鄙的,但是当时间到了20世纪时,像概率、博弈论、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人类现代文明的智慧结晶为扑克赌博注入了新的元素。椭圆形牌桌上的厮杀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坐在牌桌旁的玩家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围绕着玩家的看客心惊肉跳、血脉贲张。这是一个充满了智慧、胆识、欺诈和运气的世界。

作者在他的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一群扑克高手。从最初玩纸牌的十字军战士和威尼斯商人到美国西部牛仔、恶棍无赖再到受过高等教育、天资聪慧的文人学者,甚至美国总统。他还给我们讲述了创办世界扑克冠军赛的比宁家族的传奇故事。

作者的《摊牌》把我们领进了与扑克赌博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城市——拉斯维加斯。位于沙漠腹地的这座世界闻名的赌城流光溢彩、奢侈繁华,但它也是性交易、毒品和暴力的温柔乡。爱、金钱、赌博、暴力、怨恨、嫉妒和恐惧在这里激活和强化了人性向善的一面,“罪恶之城”(Sin City)是它的别名。《摊牌》中的“好吉姆”和“坏吉姆”充分展现了作者本人的两面性。“好吉姆”是个笃信天主教的虔诚教徒,是个好孙子、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坏吉姆”则总是与女人、烈酒、毒品和赌博有着扯不清楚的关系。

在拉斯维加斯的11天里,詹姆斯·麦克马纳斯在“好吉姆”和

“坏吉姆”之间挣扎,但是牌桌的诱惑太强烈了,他不得不做个有限制的“好吉姆”和有节制的“坏吉姆”。

我们可以在《摊牌》里读到许许多多与扑克牌戏多少都有些关系的人和事:地狱与但丁,脱衣舞女与天才玩家,诗人与黑帮,律师与法医,科学家与原子弹,计算机软件与赌博原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涉及的领域之广令翻译此书的我始料不及,既痛恨自己孤陋寡闻、学疏才浅,又痛恨作者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几次意欲放弃,但也是由于扑克牌戏的诱惑太强烈,最后终于在朋友、孩子和计算机网络的帮助下完成了迄今我所翻译过的文学作品中最困难的一部书。当把最后一个句号敲进计算机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后,我突然怀念起了翻译这本书的整个过程。每翻译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对我而言就是一次学习,这次我学到的更多。

石 青

2006年7月

目 次

第一章	死亡.....	1
第二章	死钱.....	20
第三章	家庭,事业,甚至生命.....	35
第四章	妖术.....	71
第五章	总愚过度行为.....	91
第六章	科学的扑克牌戏.....	109
第七章	没有人说什么.....	126
第八章	女人与纸牌.....	148
第九章	午后之死.....	184
第十章	书本知识.....	207
第十一章	筹码不多.....	223
第十二章	为两个吉姆歌唱.....	250
第十三章	压力—释放.....	269
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313
第十五章	不管怎样.....	340
第十六章	这两件事都是怪物.....	357
第十七章	很多很多的运气.....	370

第一章 死 亡

性是纳粹。你学校里的学生都知道这一点。就此而言,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几个非正常的阶段。有些人一生都是如此。如果这些事情困扰着你,你就会被那些人中的一员。

——莱斯·默里,“滚石音乐”

来吧,魔鬼依从凡人的想法,使我失去女性特征……

——麦克白斯夫人

一个金发碧眼的成熟女子蹲坐在她男朋友赤裸的胸膛上,而他太麻木了,对此没有什么反应。拧乳头?不,先生,不是这次。就算有人非常慷慨大方。她用两只手掐住他的脖子,从地毯上抬起小腿,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腔和太阳神经丛上,从他的肺部里挤出更多的空气。那感觉怎么样?当她前后摇摆时,他们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喜欢吗?”她问,依旧前后摇摆着。“怎么样?”她叫桑迪·墨菲。她穿着衣服的时候,偏好古吉牌、维多利亚秘密牌、弗萨丝牌的衣服。她最新的一辆车是奔驰 SL500, 黑色的。她曾在长滩的一家高端赛车商场工作过,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好东西。那之后,她搬到了拉斯维加斯,以跳无上装舞蹈为职业,不过她已经有三年不工作了——自从为现在这个抓在她手里的家伙跳舞以来。“我的老板,”她有时候这么叫他,或者是叫“我的丈夫”,特别

是自她搬去和他一起住以后。她有点盼望着能结婚。过安定的生活,孩子,那一整套事情。不过,不是现在。因为你有的是时间,就像莉兹·菲埃尔在“塑料新娘”里建议的那样。“塑料新娘”是桑迪·墨菲最喜欢的一支歌。到该富裕的时候了,到该去看世界的时候了,到尽情参加聚会的时候了。她曾有过不算太好的日子。百万美元的宅第,漂亮的男朋友,借助仿生学用具而增强了快感的性生活,奔驰车,加上她一直保持着的美貌,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关键。她是洛杉矶南部郊区 1989 年的风铃花小姐亚军。那是 9 年前的事,那时桑迪 17 岁,而她靠着一星期工作 5 天,保持了一副舞蹈演员的身材,在她的壁橱里还保存着亚军的饰带。大多数男人,包括她的男朋友,都不可能对她感到厌倦,尤其是她现在的这副模样,柔弱、伤感、坚决、超群出众。

男友特德·比宁正在喘气。他曾经与他的父亲和哥哥一起经营马蹄铁赌场,但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前内华达州博弈管理委员会将记过簿掷到他的脸上,禁止他踏进他们家族历史悠久的赌场。再加上他吸食海洛因的习惯使他失去了性功能,世界与他隔绝,他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他对自己保证,对桑迪保证,对每个人保证(至少三四次),他要戒毒,去喝酒,不过他不那么确信他可以做得到。他所确信的是,他痛得很厉害。事实上,他随时都可能死掉。他的双手被一副手铐扣住,在紧靠腰背的地方扭曲成一个骨头和金属交缠在一起的结。这副点缀着莱茵石的手铐是几个月前他和桑迪在一家时装用品小商店里偶然发现的。夹钳、拇指铐、晾衣服的夹子、牛皮鞭——从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时,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例行程序的一部分。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要素,不过这是谁的错呢?他们总是喜欢用大麻,马丁尼酒,龙舌兰酒,有时候引来一两个桑迪的女朋友,以此来提升他们痛苦的快乐的界限。这次桑迪占具优势,她利用这个机会,越过了界限。然而特德没有剩下太多的战斗力,所以他做不了什么。55 岁的他自少年

时期以来就抽烟、吸毒、酗酒。此刻——1998年9月17日早上9点刚过——在他的肚子和大肠里有三蒸馏瓶的焦油海洛因和82粒塞纳斯(Xanax)^①,其中的一些已经在他的动脉里循环流动,激发了他希望这次不会产生的、能引起酣睡的酶。一直以来他就有召唤桑迪的漂亮姐妹们到家里来的嗜好,不管他想要还是不想要,此时他的眼里满是这些人的身影。不是塞纳斯和海洛因,实际上是她正在往死里掐他——也许这些东西已经互相抵消了,他想着,思维如同紊乱的波浪——无力地、隐隐扰动地勃起是不可否认的。感谢上帝,这感觉以双倍的光速迅捷地褪去,现在已经在百万英里之外……

桑迪的新男友里克·塔比史面对着她,跪在特德·比宁头后面的地毯上。他站了起来,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英俊潇洒,很合桑迪的心意。里克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30磅,松软的头发,明亮的褐色小眼睛,十分强壮。他曾是蒙大拿州中学和大学的橄榄球球星,现在33岁,慢慢进入中年,发际线正逐渐地退到太阳穴后面,显现出自信的样子。对一个正常人来说,33岁是成就非凡事情的年龄——是成家的时候,是开展一项新的冒险事业的时候,是建立合作伙伴的时候,是出版你的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甚至是创立你自己的世界性宗教的时候。然而最近两年来,里克总是担心过去的十年才是他的全盛时期,他急着要证明自己的担心是错的。否则的话,他在这里他妈的做什么呢?拉斯维加斯一带的人都知道他是特德·比宁的朋友。他们在皮耶罗夜总会的小便池旁相识,后来他们一起参加社交聚会,一起出入许多脱衣舞夜总会,有的时候和桑迪·墨菲在一起,有的时候只是他们两个人。当特德需要一处地方藏匿六吨重的银条时,他雇用了里克的MRT运输公司,在位于帕鲁姆的特德的牧场里挖掘和建造一个秘密地窖。他们利用

^① Xanax,是一种 Alprazolam 类型的镇静催眠药。

MRT 的卡车将马蹄铁赌场地窖里的银条运送到新的地窖里去,与银条一起运走的还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珍贵硬币和纸币,以及 5,000 美元的赌场筹码。实际上,只有里克和特德两个人知道如何找到那个地窖。这个牧场现在由里克最新的合伙人博伊德·马特森照管,牧场的前门由一群孔雀把守着。用孔雀看门是特德的主意。



事情进行得越来越好,然后变糟了。非常非常糟糕。比如,不到 10 分钟以前,里克和桑迪试图在特德戴着手铐的身体旁边做爱,尽管有一两次令人遗憾的时刻,但还是做成了。如果吸毒的特德不能与她交合,那么里克就要插手,而特德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干,然后死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诡辩,如果他们俩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的话。

特德是知道的。他不去赌场(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会阅读书籍和杂志,好像他的生活全依仗这些书。国内战争、西方历史、谢尔曼和格兰特的传记、卡尔·桑德伯格写的林肯传记。他喜欢本地区和全国的政治,公共电视,历史和探索频道的节目。他甚至喜欢读字典。那么像他如此精明的一个人究竟是如何陷入这个困境的呢?

90 分钟以前,里克和桑迪强迫他吞下了将近半升的混合了 82 粒塞纳斯的焦油海洛因。在枪口的威逼下,他们给他铐上手铐,命令他仰面躺在地上。在痛骂他们,甚至嘲笑他们的厚颜无耻以后,他屈服了。桑迪依旧穿着短裤和露出肚脐的 T 恤衫,她又开腿坐在特德的胸口上,使劲拉起他的衬衫,这种事她已经做过无数次了——只是这会儿,她不是要拧他的乳头,而是要捏住他的鼻孔,使他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张开嘴。小心不要戳破食管,里克用一个烤火鸡用的涂油器射出浓糊状的米色混合物。浓糊状的混合物通过

特德的牙齿,流进他的喉咙里。这东西让桑迪想起了熔化的褐色金属碎片,就像你会在纽约或洛杉矶发现的某些愚蠢的迷你雕塑。与此同时,因窒息和绝望,特德向她开价 50 万美元,放了他。从他的嗓音里,桑迪可以分辨出他是认真的。他会付钱给她。他们可以马上以自卫为理由,杀死里克,然后结婚,生个孩子——也许是个小女孩,取名叫蒂范妮——永远不必再谈论这个疯狂的里克。她要做的就是,去取那把藏在她的白色小型钢琴琴凳里的 9 毫米小手枪,然后干掉里克。(特德和一些警察在射击场教过她射击,而且最近她还在沙漠里练习过打瓶子和仙人球。)特德在哀求她,叫她“宝贝”。有点儿痛心。

桑迪外在的反应是傻笑,眼睛瞟着里克,摇摇头。尽管如此,她是想干的。特德不停地乞求,紧绷着的神经使得她咯咯地笑起来,她捡起一个卡纸板做的万圣节妖怪。模板印刷的白色电光字母“R.I.P.”从这妖怪的前面横穿过去。这妖怪是去年“不请客就捣乱”的装饰品里剩下的,桑迪觉得它也许可以增加一点愉快的气氛,这就是昨天晚上她把它扔在沙发上的原因。“你已经死了,”她现在说,在两个男人眼前晃动着妖怪。甚至连里克,这个从前专靠殴打折磨别人获得金钱的人都被这个恐怖怪诞的卡纸板妖怪吓了一跳。哈哈!

当桑迪在特德半裸的胸膛上跳着死亡之舞时,特德被迫提出在一系列特别的建筑规划上资助里克,毫不吝啬地多付钱给他。“不管你要什么,伙计。你知道的,足够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我的生活!?”里克哼了一声,“改变我的生活!?”而桑迪嘲笑道,“安静歇着吧,去你妈的。”

“我打算把管子铺设到你老婆那里去,”里克冷冷地加了一句,没有任何意义地将“管子”和“老婆”这两个押韵的词硬凑到一起。他解开皮带。“一直把管子铺到她那里,特德,这就是我要说的。”而那种黏糊糊的东西,特德已经咽下得够多的了,当他看着桑迪的

时候,里克决定一点一点地剥去她的T恤衫。

但是当药物慢慢地的特德身上发生作用时,桑迪和里克策划的嘲弄他们戴手铐的朋友的色情计划却进行得相当不顺利。即使在桑迪煞费苦心的脱衣舞之后,“因为这里的气氛”,里克仍不能保持他的勃起。没有男同性恋者,没有军阀,除了他的过大的野心——强夺特德的地窖的野心,强使他的器官进入特德的女人身体里面的野心之外,里克还是没有动力(在牛仔和莎士比亚的意识里)去达成他的目的。但是他半勃起的阴茎不小心碰到了特德热乎乎的屁股,一种更强烈的冲击震住了两个男人——桑迪拨开特德的眼皮,这只是为了确保他至少瞥见了他们的成功。怎么样啊,特迪?你嫉妒吗?(有时候她称他为“特迪·拉克斯顿熊”。不是今天早上。)不过感到刺痛然后快速移动屁股,这些事都只是发生在玻璃窗上那心惊肉跳的敲打声之前……

那是汤姆·洛弗戴,特德和桑迪的花匠,在敲着窗户。从这扇窗户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游泳池。为了做星期三早上庭园里的定额工作,洛弗戴在早上9点差5分就到了。他正在修剪房子后面的树篱,他注意到特德的两条狗——公主和猪——很奇怪地昏昏欲睡着,不像往常那样跳起来扑向他,它们趴在院子里,呜咽着。洛弗戴已经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头,因为特德书房的窗帘被拉上了,这是他在这里工作12年以来的第一次。当他用一根手指关节叩打温暖的窗玻璃时,他用手挡住头上耀眼的阳光,试图往书房里看去。他不能肯定,但他认为他听到了两声被压抑住的咒骂声。

现在,里克用他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了特德的鼻孔,用他的右手掌夹住特德的嘴巴,他的两只膝盖紧紧地钳住了特德的头,桑迪则压迫着特德的肺部,掐住他的气管。尽管因麻醉和缺氧,处在神志昏迷中的特德还是在扑腾,拱起背,猛烈地挣扎着,桑迪从他身上滑落下来。不管里克保证的是什麼,重又爬上去的桑迪有点行为反常,做掉特德已经变得有点不愉快了。至于里克,他喜欢

用他的手枪枪托把特德打死,但是他知道枪托的痕迹会使他们的意图遭遇挫折。特德现在认识到,应该让他们用枪打我,会有躲过这一劫的好机会,而且看着他们受到惩罚。他也明白,因为就是在昨天他自己把海洛因记入账内,并且填写了塞纳斯的处方,法医有理由宣称,他的死亡是意外地服用了过量的毒品,或者再糟糕些,是自杀。昨天晚上,特德指示他的遗产律师詹姆斯·布朗道:“如果桑迪今天晚上没有杀死我,就把她从遗嘱中删除掉。如果我死了,你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也许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执行命令;尽管他已经对布朗说过了,但遗嘱的修正难道不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见证人,使其具有合法的约束力吗?而且布朗也许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特德总是修改他的遗嘱,布朗经常在让他签署文件之前,给他两天的时间冷静冷静。特德的净资产在5,000万到7,000万美元之间,由奥斯卡·古德曼作为桑迪的代理律师,也许她能得到所有这些财产;她已经得到了一处房子和30万美元的现金。现在特德想要的是,将每一角钱都留给他19岁的女儿邦妮,三个星期以前邦妮离开家,到得克萨斯州开始她的第一年大学生活。不过,他用不着为了她能获得遗产而去死。

把赤裸的脚后跟戳进地毯,特德用剩下的全部力气猛烈地挣扎着,这使得里克和桑迪加速了他们的努力。“改变你的生活!”里克压低嗓子咆哮着,恶狠狠地拧着特德的鼻子。潮乎乎的黏液弄脏了他的大拇指,这让他更生气了。“没错,你这个老家伙!”桑迪用膝盖夹住特德,双手紧紧抓住他的咽喉,好像她正在驯服一匹未经阉割的公马。特德眼皮上的毛细管已经破裂,他的脸和脖子从粉色转向紫色。她依然紧紧地抓着他,保持着平衡。记着不要弄出声音来,于是里克从牙缝里挤出咕哝声和咒骂声,但当他的前额重重地撞上桑迪的前额时,他又忘了。“你——混蛋!”为了防止大声喊叫出来,桑迪咬着牙,忍住疼痛,但她费力的哀鸣声提高了一个八度。

缺少空气的 35 秒——这时间足以使一艘船完全沉没,并使最后的波浪和水泡消失得无影无踪——特德失去知觉以前,他的大腿和脖子上的肌肉继续在抽搐,这被误以为是进一步的抵抗,对他的折磨持续进行下去。桑迪稍微向左倾斜,里克也向他的左侧倾斜,这样他们的头就不会再撞到一起。

长时的 1 分钟以后:没有心跳,没有抽搐,不过还有别的动静。这动静是那么糟糕,桑迪叫喊起来。特德的肠子劈劈啪啪、咕咕作响,她和里克喘着气,他们没有选择,惟有听着。这可怕的声音盖住了外面游泳池那边洛弗戴的大剪刀的咔嚓声。虽然如此,里克还在使劲捏着特德的鼻子和嘴巴,只是为了防止这个混账东西在装死。桑迪希望里克停下来,松开手,但是她什么也没说。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将眼睛移开。里克相信桑迪哭了。他们俩都很高兴,至少再也听不到叩击窗户的声音。

牌



牌

8

他们除下了手铐。将一只手铐扣到脚腕上,他们把尸体拽过房间,将尸体脸朝上放在一张睡垫上。他们打算把尸体弄得看起来好像是特德关灯的时候正在看电视。经典摇滚乐的录像带?色情录像带?找不到他们想要的,里克关掉电视机。他们把特德的黑色牛仔裤、平底便鞋、一包几乎没有动过的香烟、三个打火机、遥控器、装塞纳斯的空瓶子都摆放在睡垫伸手就可以够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发现了一道痕迹,一条深色的、潮湿的虚线穿过肮脏的地毯。起先,里克以为是涂油器里溢出来的那种黏糊糊的东西,但不是。桑迪立刻就明白了那是什么。

另一件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是,特德没有动静。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两分钟以前还是一座火山,现在却什么动静都没有。静止不动和寂静无声使得他们不敢向他的那个方向瞥一眼,可是他们如何能不看呢?里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家伙显得那么高

贵。在桑迪看来，特德似乎是——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

庄严。

“你的男朋友在撒尿，”里克指出。

桑迪笑了起来，突然又止住。“不好笑，”她说。

他们花了整整 20 分钟擦去那道深色的痕迹——没有肥皂，只有两块抹布和温水——而他们也说不上来，是怎么把那块地毯彻底弄干的。桑迪让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打电话给女管家玛丽·蒙托亚-加斯考，以女主人的身份告诉她的女仆今天不要来上班了，因为“特德不舒服”。桑迪试着像一个律师那样考虑得更长远，她问自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那样的说法是不是不准确？

在车库里，他们掏空了特德保险柜里的首饰和现金，以及他收藏的硬币和纸币。所有的东西。不过有什么事不对头，里克思索着。这个场景有什么不对吗？然后：哇，宝贝，我知道了。他在叮当作响的战利品中摸索着，挑出一枚墨丘利银币。不禁咧开嘴笑了，他把银币正面朝上放在保险柜中间一层的正中央。一个愉快的、蔑视的标志。

为了更快地收集剩余的战利品，桑迪从餐厅旁边的壁橱里抓了两个枕头套，扔一个给里克，然后他们仔细地搜查这幢八千平方英尺房子里的其余部分，上上下下地搜寻成捆的钞票、首饰、盛放钻石的小瓶子、塞满了古代硬币的管子，桑迪知道特德的家里藏着这些东西，但她不知道到底藏在哪里。特德从来就不相信银行，讨厌银行家。“马屁精，”他这么称呼他们。他相信的是金币和银条，而他通常会把 25 万左右的一百元钞票放在带有舷外马达的钓鱼船里，这艘钓鱼船就停放在车库，桑迪又冲回车库，去撬那艘钓鱼船。

瞧！

最后，她和里克一起冲澡，试图做一次爱，没有成功。一天做两次，这是他们在一起 8 个月里的头一次。我只是希望，桑迪想

着,在用手掌的边缘挥去这个想法之前。手段太残忍了。但还不是为了掩盖罪行才使用那些手段的,里克大感困惑,否则的话,那该怎么做?

花匠洛弗戴刚一离开,桑迪就开车送里克去位于第六大街的MRT的停车场,他到那里去调集大型挖土机,他要挖掘帕鲁姆的地窖。

“再见,”他说,亲吻她。“爱你。”

“我也爱你。”她的前额还是一阵阵地抽痛。她精疲力竭。“再见。”

“我们成功了。”

“是啊,”她说,体贴地抚摸着 he 前额上的肿块。“我们成功了。”



这是我想像出来的特德·比宁的谋杀案,以及谋杀的直接后果。当我认真阅读《洛杉矶时报》、《拉斯维加斯观察日报》和《太阳报》网站上有关他的死亡的报道,注意着法律电视台的法律程序时,案情渐渐地清楚了。我既没有采访过桑迪·墨菲,也没有采访过里克·塔比史,但是他们通过律师一再地否认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而执法官员相信了他们,我想我的看法(随着新的事实揭露出来,我的看法会有改变)不会因为我没有与杀人犯交谈过而有一丝一毫的不准确。实际上,是他们向他们的朋友吹牛,他们做了这事,而他们的朋友告诉了侦探,后来检察官也就知道了。妖怪、海洛因、塞纳斯、孔雀、莱茵石、好奇的花匠、墨丘利银币,这些都是事实。对于报纸和法庭揭露出来的有3个人牵涉在内的新发现,我已经尽可能准确地做出了推测。在这本书里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政府档案里的资料。

比如,根据无可置疑的目击者的叙述,就在9月17日下午3